

南高加索地区秩序的重塑 与关键通道的争夺^{*}

樊 凡 吴冰冰

【内容提要】 南高加索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不仅是俄罗斯、美欧、土耳其、以色列和伊朗五方力量交汇、文明板块碰撞、安全冲突频发的“地缘破碎带”，也是连接欧亚的必经陆桥，俄乌冲突的升级更突出了这一地区在能源通道和贸易捷径方面的重要性。1994年以来纳卡地区长期处于非战非和状态，近三十年间，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实力失衡、土耳其持续支持阿塞拜疆、国际调解长期失灵，以及俄罗斯与阿土在地区利益上趋同，为冻结的冲突再次爆发创造了条件。第二次纳卡冲突后阿、土的地区影响力显著提升，促使亚美尼亚加速西向并与俄罗斯逐渐疏离。土耳其地位的上升以及以色列、阿塞拜疆、美国的三边合作，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边缘化趋势和安全压力。2020年三边停火协议曾短暂强化了俄罗斯在南高加索的安全控制与影响力，然而俄乌冲突的爆发改变了这一走向，并为阿塞拜疆在2023年彻底收复纳卡提供了机会。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停火协议中提及的连接阿塞拜疆本土与纳希切万的运输走廊成为地区秩序重构的核心变量。该通道因其地缘政治与经济意义牵动阿、亚、土、俄、伊多方利益，围绕其主权属性的分歧使项目长期陷入僵局。2025年8月，在斡旋阿亚和平的背景下，美国推动获得该通道的独家开发权，成为塑造地区新秩序的新增力量，“特朗普走廊”也为南高加索的未来带来新的机遇与不确定性。

【关键词】 关键通道 地区秩序 大国博弈 纳卡冲突 南高加索

【作者简介】 樊凡，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生；吴冰冰，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本文系国家留学基金“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2306010175）阶段性成果。

南高加索位于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北倚俄罗斯，南接土耳其与伊朗，西临黑海，东临里海，是至关重要的地理枢纽和连接欧亚的必经陆桥。这一地区及附近的里海盆地蕴藏着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TC）石油管道与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BTE）天然气管道、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TANAP，南部天然气走廊的核心组成部分），及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TAP）共同组成了南高加索能源输送网络，为欧洲提供了绕开俄罗斯的多元化能源通道选项，不仅具有经济价值，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尤其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这些管线增强了欧洲的能源安全，同时也为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此外，南高加索也是文明断层线的交汇地。东正教、基督教、伊斯兰什叶派和逊尼派，以及突厥、波斯与斯拉夫文化在此并存。长期存在的“冻结冲突”随时可能因外部力量介入而升级，引发地区安全危机。历史上，这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则成为连接欧洲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通道之一。尽管面积有限，南高加索局势的演变却是观察欧亚地缘政治变迁的重要晴雨表。纳卡冲突的演进和俄乌冲突的升级，进一步改变了该地区的力量格局，使其战略地位更加凸显。

正因其独特的地缘位置与战略价值，南高加索长期处于大国角力之中。俄罗斯始终将该地区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并在苏联时期通过中央管控来维持相对稳定。然而，随着苏联体制逐渐松动，南高加索地区潜在的民族与领土矛盾开始显现。早在 1988 年 2 月，纳卡自治州苏维埃就提出与亚美尼亚合并的请求，导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归属问题爆发武装冲突。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并未解决原苏联各加盟国之间长期的领土争端和复杂的民族矛盾。随着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宣布独立，这一冲突迅速升级为全面战争。1994 年 5 月，在俄罗斯的调解下，双方签署停火协议，亚美尼亚实际控制了纳卡地区及周边领土^①。在一直缺乏和平协议的情况下，纳卡争端成了南高加索地区持久的安全威胁和潜在冲突的导火索。2010 年以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边境地区频频出现交火，最终，第二次纳卡冲突于 2020 年 9 月 27 日爆发。凭借土耳其的大力支持及显著的军事优势，阿塞拜疆在短短六周内成功控制了大部分争议地区，这场冲突也因此被称为“四十四天战争”。

^① 〔阿塞拜疆〕道明：《外高加索格局中的纳卡问题》，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 年第 2 期。

第二次纳卡冲突与俄乌冲突打破了冷战后南高加索逐步形成的政治秩序，成为地区力量格局转换和地区秩序重塑的重要契机。阿塞拜疆与土耳其影响力迅速上升，俄罗斯作为传统安全保障者的地位受损，伊朗在地区结构中被边缘化趋势不易扭转。经由亚美尼亚南部休尼克、连接阿塞拜疆本土与纳希切万的“赞格祖尔走廊”成为南高加索秩序重塑的关键变量，并成为阿、亚、土、俄、伊多方角力的焦点。2025年8月，美国在推动阿亚和平的背景下获得该走廊的独家开发权。此举一方面可能打破僵局、释放合作潜力，并确保美国在南高加索的长期存在；另一方面也冲击了原有的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使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

一 南高加索地区秩序变迁的背景

（一）“冻结的冲突”何以再次爆发？

2020年9月爆发的第二次纳卡冲突被普遍视作南高加索地区地缘政治变迁的关键转折点。然而，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并非在此次战争后突然出现转变。2016年4月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的“四日战争”已经预示了纳卡冲突再次升级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现实条件的变化以及地区内外大国的立场转变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纳卡冲突起到了催化作用。

从冲突方角度来看，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日渐不平衡的军事实力对比、阿塞拜疆期望收复被占领土的迫切意愿，以及长期国际调解的无效，是促使阿塞拜疆选择武力解决纳卡问题的直接因素。在盖达尔·阿利耶夫的领导下，战败的阿塞拜疆采取了多元化平衡外交政策，在不疏远俄罗斯的同时，积极发展同美国、土耳其、以色列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①。与此同时，亚美尼亚通过加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来确保自身安全，并大力发展与邻国伊朗的双边关系。凭借巨额能源收入，阿塞拜疆的经济实力得到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开支也逐年提高，两国国家实力的天平不断向阿塞拜疆一方倾斜。

第一次纳卡冲突的失败使阿塞拜疆失去了近五分之一的领土。面对持续的民意压力，纳卡问题能否解决成为阿利耶夫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和阿塞拜疆民族身份的重要依托。为促进纳卡冲突的和平解决，以美国、法国和俄罗斯为主的欧安组

^① Kamal Makili – Aliyev, “Azerbaijan’s Foreign Policy: Between East and West”, *IAI Working Papers*, Vol. 13, No. 5, 2013, pp. 2 – 11.

织明斯克小组（OSCE Minsk Group）在两国间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调解与斡旋，但一直收效甚微。出于对国际调解的失望以及对亚美尼亚的不信任，阿塞拜疆选择加强与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同时拉近与俄罗斯的关系。在 2016 年四日战争中的战术胜利增强了阿塞拜疆武力收复被占领土的信心，促使其进一步提高国防开支，为 2020 年纳卡冲突的全面升级埋下了伏笔。

（二）西方在南高加索地区秩序中的长期失位

第二次纳卡冲突的爆发还与西方国家在南高加索地区长期失位有关。南高加索地区从未被美国视为对外政策中的优先事项^①。该地区虽对美国重要但实际上由于缺乏海上连通，美国在这一地区一直能力有限，美国的力量投射多使用软实力和经济援助，支持当地国家的各种“颜色革命”是其主要手段。从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肯定俄罗斯在明斯克小组框架中的建设性作用，在纳卡冲突调解中的参与愈发减少^②。由于恰逢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对第二次纳卡冲突采取了十分被动的立场^③。

与美国相比，欧盟在南高加索的政策更侧重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推动地区国家与欧盟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为此，欧盟主要通过欧洲睦邻政策（ENP）、“东部伙伴关系”（EaP）以及深入全面自贸区（DCFTA）等机制，与南高加索国家进行有限接触。在纳卡冲突问题上，欧盟始终保持谨慎的平衡态度，其行动多为被动应对，包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推动和平解决争端，并支持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的调解努力。第二次纳卡冲突后，为维持亚美尼亚的国内稳定并加强其国防能力，欧盟一度对南高加索地区给予了更多关注。尽管如此，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的关注点整体北移，考虑到俄乌冲突后欧盟对阿塞拜疆天然气依赖的增加，

① Benjamin Poghosyan, “US Policy in the South Caucasus Prior to and after the 2020 Karabakh War in the Context of the Evolving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Bulletin of Yerevan University*, Vol. 1, No. 3, 2022, p. 37.

② Stephen Blank, “US Policy, Azerbaijan, and the Nagorno – Karabakh Conflict”,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 26, No. 2, 2015, p. 103.

③ Esmira Jafarova,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rmenia – Azerbaijan Conflict”, in M. Hakan Yavuz, and Michael M. Gunter eds., *The Nagorno – Karabakh Conflict: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1st ed. London: Routledge, 2022, p. 333.

未来欧盟难以在和平谈判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①。在西方参与普遍缺失的情况下，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等周边国家对南高加索地区的关注不断加强^②。

（三）从“冻结冲突”到“利益塑造”：俄罗斯在地区秩序变迁中的策略转变

俄罗斯对纳卡冲突的立场成为推动南高加索地区秩序变迁的决定性因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影响力并未退出南高加索地区。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俄罗斯开始重新强调保持对“近邻地区”的控制^③。在第一次纳卡冲突初期，俄罗斯曾公开支持阿塞拜疆的领土完整。1993年以后，为了平衡亲西方的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政府对俄罗斯的疏离态度，俄罗斯选择向亚美尼亚提供更多军事支持^④。与此同时，亚美尼亚加入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并允许俄罗斯在其境内建立军事基地，以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的防务合作。在经济领域，俄罗斯资本对亚美尼亚主要经济部门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加深了亚美尼亚对俄罗斯的依赖。人民阵线政府倒台后，为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新任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在对俄问题上采取了更加务实的态度，促使阿塞拜疆于1993年正式加入独联体。尽管如此，阿利耶夫政府与西方石油财团达成的“世纪协议”及其亲西方的能源政策造成了90年代后期俄罗斯与阿塞拜疆双边关系的冷淡。21世纪初，普京政府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维护自身在原苏联地区的政治安全利益，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双边关系逐渐回温。俄罗斯在纳卡问题上采取“冻结冲突”的立场，避免纳卡局势进一步升级，同时维持自身对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双方的影响力^⑤。

从结构层面来看，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随着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不断加深，俄罗斯的战略目光进一步转向欧亚大陆，并寻求与非西方大国一起推动

① Ella Joyner, “Nagorno – Karabakh Conflict: Will EU Take on Azerbaijan?”. <https://www.dw.com/en/nagorno-karabakh-conflict-will-eu-take-on-azerbaijan/a-66884050>,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26日。

② Emil Avdaliani, *New World Order and Small Regions: The Case of South Caucasus*.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2022, pp. 75 – 76.

③ Richard H. Dekmejian and Hovann H. Simonian, *Troubled Waters: The Geopolitics of the Caspian Region*. London: Tauris, 2003, p. 75.

④ Svante E. Cornell, *Small Nations and Great Powers: A Study of Ethno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Caucasus*, Routledge Curzon, 2005, pp. 343 – 349.

⑤ Sergei Markedonov, “Russia and the Nagorno – Karabakh Conflict: A Careful Balancing”, *Istituto di Studie Politiche Italiano*, No. 12, 2018.

多极化世界秩序的建立^①。为在欧亚地区构建符合多极化秩序的互动模式，并对其在南高加索地区日益受限的影响力^②，俄罗斯开始以国家利益为先，采取更加务实灵活的方式来处理地区冲突。叙利亚危机以来，中东地区与高加索地区的联系不断加强。俄罗斯与土耳其、伊朗在叙利亚建立的“欧亚模式外交关系”^③逐渐扩展至从里海、南高加索到黑海的广阔区域。这种新型互动关系既意味着俄罗斯地缘战略重心的转移，也表明俄罗斯在处理地区问题上将更加注重与地区大国尤其是土耳其和伊朗的合作。与此同时，美国的外交重心转向“印太地区”并进一步撤出南高加索等欧洲边缘地区，为俄罗斯主导建立一个排斥西方影响力的替代性南高加索地区新秩序提供了机会^④。这一系列结构性变化促使俄罗斯在纳卡问题上改变了以往“冻结冲突”的策略，转而寻求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利益塑造”（stake - building）^⑤。尽管如此，俄罗斯仍希望主导新地缘政治格局的塑造，并在这一过程中确保自身的长期战略利益。

从地区层面来看，俄格冲突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各原苏联加盟国愈发意识到西方在安全和政治承诺上的局限性以及俄罗斯维护其对“近邻地区”影响力

① 参见赵华胜：《评俄罗斯转向东方》，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 年第 4 期；马博：《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评析——动机、愿景与挑战》，载《俄罗斯研究》2017 年第 3 期。

② 关于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有限影响力的研究，参见 R. Craig Nation, “Russia and the Caucasus”, *Connections*, Vol. 14, No. 2, 2015, p. 10; Emil Avdaliani, *New World Order and Small Regions: The Case of South Caucasus*,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2022, p. 200; Kavus Abushov,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Nagorno - Karabakh Conflict: Prudent Geopolitics, Incapacity or Identity?”, *Ea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35, No. 1, 2019, p. 17.

③ 根据埃米尔·阿夫达利亚尼（Emil Avdaliani）的定义，“欧亚模式外交关系”作为全球秩序变化的产物，旨在共同限制西方影响力，但并不通过制度化的规范加深彼此依赖。这种新型关系不是正式的联盟，也不受正式义务的约束，因而具备更高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类似于 19 世纪的欧洲局势，各国能够操控、平衡并尊重彼此的重要势力范围。相关研究参见：Emil Avdaliani, “The Return to the Era of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Eurasia”. <https://besacenter.org/eurasia-spheres-of-influence/>, 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28 日；Emil Avdaliani, “Iran, Russia, and Turkey: A Eurasionist Model of Foreign Relations”. <https://besacenter.org/iran-russia-turkey-relations/>, 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28 日；Emil Avdaliani, *New World Order and Small Regions: The Case of South Caucasus*.

④ Emil Avdaliani, *New World Order and Small Regions: The Case of South Caucasus*, p. 4.

⑤ Laurence Broers, “Russia Concedes Karabakh for Stake in New Regional Order”.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3/09/russia-concedes-karabakh-stake-new-regional-order>, 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27 日。

的决心^①。对此，亚美尼亚加强了对欧亚一体化的支持，正式加入了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②。阿塞拜疆则意识到西方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以有利于阿塞拜疆的方式解决纳卡冲突，反而频繁地以民主和人权为由干涉其内政^③。与西方相比，阿塞拜疆将俄罗斯视为更有能力解决纳卡冲突的仲裁者^④。阿塞拜疆与西方关系的冷淡增强了俄罗斯的信任，使得两国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战略利益更加协调。为进一步加深与阿塞拜疆—土耳其联盟的战略合作关系，俄罗斯有意尽快促成纳卡冲突的解决^⑤。2018年帕希尼扬的上台及其对西方的转向强化了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共同立场，促使俄罗斯默许第二次纳卡冲突前阿塞拜疆在纳卡边境的军事集结。

（四）周边大国对地区局势的影响

1. 土耳其

土耳其对阿塞拜疆的大力支持也是推动第二次纳卡冲突爆发的主要因素。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双边关系以文化和语言联系以及对亚美尼亚的共同担忧为基础^⑥。第一次纳卡冲突以来，土耳其对阿塞拜疆的外交声援和经济支持为两国关系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一个民族，两个国家”成为两国官方形容彼此密切关系的口号。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道和南高加索天然气走廊是土耳其

① Maxim Suchkov, “Echoes of the Ukraine Crisis in the South Caucasus”.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sts/2014/10/echoes-of-the-ukraine-crisis-in-the-south-caucasus?lang=en>,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28日。

② Emil Danielyan, “Armenia: Has Yerevan Pushed Past a Geopolitical Point of No Return?”. <https://eurasianet.org/armenia-has-yerevan-pushed-past-a-geopolitical-point-of-no-return>,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28日。

③ Murad Ismayilov, “Azerbaijan and Russia: Towards a Renewed Alliance, for a New Era”, *Caucasus Analytical Digest*, No. 109, 2019, pp. 6–7.

④ Sergei Markedonov, “Can Russia Mediate New Clashes betwe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sts/2020/07/can-russia-mediate-new-clashes-between-armenia-and-azerbaijan?lang=en>,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29日。

⑤ Michael Young and Alexander Gabuev, “Playing Great Games in the South Caucasus”.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middle-east/diwan/2020/11/playing-great-games-in-the-south-caucasus?lang=en>,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30日。

⑥ Bayram Balci and Thomas Liles, “Turkey and the Caucasus”, In Galina M. Yemelianova and Laurence Broers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aucasus*, 1st ed. London;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 2020, p. 340.

和阿塞拜疆在能源出口领域的关键合作。直至 2020 年，阿塞拜疆已经成为土耳其主要天然气供应国^①。考虑到两国能源领域的深度绑定，支持阿塞拜疆的领土完整有助于确保土耳其未来的能源利益。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土耳其对阿塞拜疆支持的加强与土耳其在中东和东地中海地区更积极的外交姿态相符合，并在第二次纳卡冲突中达到顶峰^②。在第二次纳卡冲突中，土耳其为阿塞拜疆提供的无人机在快速推进战局上发挥了关键作用^③。与叙利亚问题类似，土耳其寻求在战后与俄罗斯一同建立新的南高加索地区秩序，以将西方大国集体排除在外^④。

2. 伊朗

与土耳其相比，与纳卡地区直接相邻的伊朗一直未能在冲突中发挥足够的影响力。作为北接里海、南临波斯湾的地缘枢纽国家，伊朗不仅是中东地区的传统强国，且历史上曾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发挥重要的文化影响。然而，历届伊朗政府普遍将中东及波斯湾地区视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区域，而南高加索则未能获得同等的战略重视^⑤。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在地区的主导地位、土耳其的竞争性崛起以及西方的孤立政策，极大地限制了伊朗在南高加索的战略主动性，迫使其采取谨慎务实的被动政策^⑥。因此，伊朗在南高加索的主要目标集中在保障安全 and 经济利益，重点包括减少外部势力干预、调解地区冲突、避免全面战争，并通过能源和交通合作深化与区域国家的经济联系。在纳卡问题上，伊朗一直试图在

① Emil Avdaliani, “Azerbaijan Becomes Turkey’s Top Gas Supplier”. <https://moderndiplomacy.eu/2020/08/21/azerbaijan-becomes-turkeys-top-gas-supplier/>, 访问时间: 2024 年 11 月 25 日。

② Emil Avdaliani, *New World Order and Small Regions: The Case of South Caucasus*, p. 101.

③ Siri Neset, Mustafa Aydin, Ayça Ergun, Richard Giragosian, Kornely Kakachia, and Arne Strand, “Changing Geopolitics of the South Caucasus after the Second Karabakh War. Prospect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or Rivalry”, *CMI Report*. Bergen: Chr. Michelsen Institute, 2023, p. 48.

④ Emil Avdaliani, “Turkey’s Win-Win Strategy in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https://besacenter.org/turkey-nagorno-karabakh-strategy/>, 访问时间: 2024 年 11 月 25 日。

⑤ Javad Heiran-Nia and Mahmood Monshipouri, “Raisi and Iran’s Foreign Policy toward the South Caucasus”, *The Muslim World*, Vol. 113, No. 1-2, 2023, p. 130.

⑥ Vali Golmohammadi and Hamidreza Azizi, “The South Caucasus in the Regionalism of Iran’s Foreign Policy”, *Central Eurasia Studies*, Vol. 15, No. 1, 2022, pp. 281-305.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保持谨慎的平衡^①。在第一次纳卡冲突期间，伊朗通过穿梭外交促成了交战双方的临时停火。然而，该停火协议旋即因亚美尼亚占领舒沙而告破^②。此后，随着俄罗斯及明斯克小组在纳卡问题上的作用不断增加，伊朗对冲突进程的影响变得十分有限。

3. 以色列

以色列是苏联解体后最早承认阿塞拜疆共和国独立的国家之一。在第一次纳卡冲突期间，以色列向阿塞拜疆提供了包括毒刺导弹在内的武器支持，同时在医药、水净化和农业等领域为阿塞拜疆提供了大量援助。在能源领域，阿塞拜疆自独立以来一直是以色列的重要石油供应国。目前通过 BTC 管道进口的石油约占以色列消费量的 40%。此外，以色列企业还积极参与阿塞拜疆的通信、电信、媒体和航空等战略行业的投资。阿塞拜疆借助与以色列的关系提升了自身在西方世界的务实外交形象，并试图通过美国的犹太游说团体在纳卡冲突中获得支持^③。伊利哈姆·阿利耶夫曾形容阿塞拜疆与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犹如一座冰山，“十分之九隐藏在水面之下”^④。2012 年阿塞拜疆和以色列达成了一项价值 16 亿美元的大规模武器交易。同年，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获得了在阿塞拜疆领土上运营针对伊朗的情报站点的特权^⑤。尽管阿塞拜疆多次公开声明不会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伊朗坚信以色列情报机构利用阿塞拜疆领土渗透伊朗，屡次实施暗杀行动并破坏其核计划。2016 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塞拜疆期间，伊利哈姆·阿利耶夫证实，阿塞拜疆已从以色列购买了价值近

① Elaheh Koolaei and Mohammad Hossein Hafezia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South Caucasus Republics”, *Iranian Studies*, Vol. 43, No. 3, 2010, pp. 391 – 409.

② Mahmoud Vaezi, “Karabakh’s Crisis: Iran’s Mediation and the Aftermath”. <https://www.isrjournals.com/en/iran-foreign-policy/811-karabakhs-crisis-irans-mediation-and-the-aftermath.html>,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1 日。

③ Namig Abbasov and Emil A. Souleimanov, “Azerbaijan, Israel, and Iran: An Unlikely Triangle Shaping the Northern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9, 2022, p. 153.

④ “Azerbaijan’s Discreet Symbiosis with Israel”. 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9B AKU20_a.html,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9 日。

⑤ Mark Perry, “Israel’s Secret Staging Ground”.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2/03/28/israels-secret-staging-ground/>,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9 日。

50 亿美元的国防装备^①。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16 ~ 2020 年，以制武器占阿塞拜疆同期主要武器进口量的 69%^②。在第二次纳卡冲突中，阿塞拜疆广泛使用了以色列提供的巡飞弹、军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③。对以色列而言，阿塞拜疆在战后与伊朗北部边境线的扩大将进一步强化对伊朗的战略包围圈。这不仅增强了以色列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政治优势，还为其对伊朗开展情报侦察等行动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④。

二 第二次纳卡冲突后南高加索地区新秩序的重塑

2020 年 11 月 8 日，第二次纳卡冲突爆发仅六周后，阿塞拜疆军队成功占领纳卡地区战略城市舒沙^⑤。11 月 9 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俄罗斯的调解下达成停火，并发表三方联合声明^⑥。作为第二次纳卡冲突的获胜方，阿塞拜疆成功收复了纳卡周边七个地区，并控制了包括舒沙在内的部分纳卡内部城市，大幅提升了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恢复阿塞拜疆本土与纳希切万之间的交通通道将

① Gili Cohen, “Azerbaijan’s President: We’ve Bought Almost \$5 Billion in Israeli Military Goods”.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2016-12-14/ty-article/.premium/azerbaijan-has-bought-5-billion-in-israeli-military-goods/0000017f-dee5-d3a5-af7f-fee0e170000>,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9 日。

② Pieter D. Wezeman, Alexandra Kuimova and Jordan Smith, “Arms Transfers to Conflict Zones: The Case of Nagorno – Karabakh”. <https://www.sipri.org/commentary/topical-backgroundunder/2021/arms-transfers-conflict-zones-case-nagorno-karabakh>,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9 日。

③ Ibid.; 朱启超、陈曦、龙坤：《无人机作战与纳卡冲突》，载《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20 年（下）。

④ Rovshan Mammadli, “Iran and the Second Karabakh War”, *The Muslim World*, Vol. 113, No. 1 – 2, 2023, p. 149.

⑤ Jeyhun Aliyev, Burak Bir and Merve Aydogan, “Shusha City Freed from Armenia’s Occupation: Azerbaijan”. <https://www.aa.com.tr/en/azerbaijan-front-line/shusha-city-freed-from-armenias-occupation-azerbaijan/2036192>, 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29 日。

⑥ 根据该声明，三方同意在纳卡接触线和拉钦走廊（the Lachin Corridor）沿线部署俄罗斯维和部队，期限为五年。此外，亚美尼亚需要在限期内将纳卡周围剩余地区归还阿塞拜疆，并保障连接阿塞拜疆本土和纳希切万（Nakhchivan）飞地的通道畅通且安全。俄罗斯负责对上述通道和拉钦走廊进行监督。11 月 11 日，俄罗斯与土耳其签署了在阿塞拜疆境内建立纳卡停火联合监督中心的协议。

促进纳希切万的经济的发展，提升阿塞拜疆作为黑海与里海间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对亚美尼亚而言，战争的失利将进一步削弱国内政局的稳定，加剧国内不同政治派系间的分裂。

（一）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地区影响力的削弱

第二次纳卡冲突后，俄罗斯在南高加索的影响力经历了显著起伏。2020 年战后初期，三边停火协议被广泛视为俄罗斯的外交胜利。作为停火协议唯一的第三方签署国，俄罗斯成功主导了南高加索地区新秩序的建立，并进一步削弱了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的作用。通过向纳卡地区部署维和部队并保卫亚美尼亚与土耳其和伊朗的边界，俄罗斯不仅巩固了在南高加索的军事存在，还强化了作为维持地区安全关键参与者的地位和国际调解者的形象。根据协议，俄罗斯还将在未来规划的阿塞拜疆—纳希切万走廊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纳卡冲突悬而未决，但俄罗斯依然通过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保持军事部署，维持了传统影响力。

然而，2022 年俄乌冲突的爆发极大削弱了俄罗斯作为地区安全保障者的地位。为缓解西方制裁带来的冲击，俄罗斯强化了在能源、经济和交通等领域对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依赖^①。与之相比，经济相对落后且日益亲西方的亚美尼亚并不能排在俄罗斯重要关切的首位。因此，俄罗斯更可能在南高加索地区问题上对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作出更多妥协^②。在此背景下，阿塞拜疆利用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的关注以及俄罗斯对其的需求，加大对亚美尼亚施压力度，并借机完全收回对纳卡地区的控制权^③。此外，面对内外压力，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逐步转变

① Laurence Broers, “Is Azerbaijan Planning a Long – Term Presence in Armenia?”.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2/09/azerbaijan-planning-long-term-presence-armenia>,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3 日。

② Stefan Meister, “Geopoli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d Connectivity in the South Caucasus: The Case of Armenia and Azerbaijan”, in Meister, Stefan ed.,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Connectivity and Disruption in the South Caucasus”, *Caucasus Analytical Digest*, No. 132, 2023, p. 21.

③ Yeghia Tashjian, “A View from Baku: How Azerbaijan Perceives the Russia – Ukraine Conflict”. <https://armenianweekly.com/2022/03/29/a-view-from-baku-how-azerbaijan-perceives-the-russia-ukraine-conflict/>,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3 日。

了对纳卡问题的立场，并曾于 2023 年 5 月表示将承认纳卡地区为阿塞拜疆领土^①。

2023 年 9 月 19 日，阿塞拜疆以“反恐行动”为由对纳卡地区发起闪电攻势，迅速占领了剩余地区。这一军事行动不仅彻底巩固了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在南高加索新秩序中的战略地位，也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2024 年 4 月，俄罗斯维和部队开始撤出纳卡地区^②。尽管维和部队原定驻扎至 2025 年 11 月，但在阿塞拜疆完全占领纳卡地区后，俄罗斯已经失去了继续保持军事存在的理由，并因此丧失了对阿施加影响力的筹码。值得注意的是，2024 年 12 月阿塞拜疆客机遭俄方导弹击落，以及 2025 年 6 月俄罗斯境内发生针对阿塞拜疆族群的暴力事件，致使俄阿关系迅速恶化，也凸显了阿塞拜疆加强外交自主性的趋势^③。同时，俄罗斯维和部队在冲突中的失职，以及亚美尼亚在纳卡问题上的惨败，使俄罗斯在亚美尼亚的影响力显著下降。2024 年 8 月，俄罗斯边防人员在亚美尼亚的要求下离开了埃里温机场的哨所^④。虽然俄罗斯在亚美尼亚的军事存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全面削弱，但亚美尼亚已明显加速西化进程。2024 年 2 月，亚美尼亚以未能维护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为由，暂停了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国身份。2025 年 7 月，总理帕希尼扬更是明确表示，亚美尼亚如今更可能彻底退出该组织^⑤。

① “Armenia Will Accept Karabakh as Part of Azerbaijan Subject to Rights Guarantee – Armenian PM Cited”.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armenia-will-accept-karabakh-part-azerbaijan-subject-rights-guarantee-armenian-2023-05-22/>，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3 日。

② “Russian Peacekeepers Start Withdrawal from Azerbaijan’s Nagorno – Karabakh”.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4/4/17/russian-peacekeepers-start-withdrawal-from-azerbaijans-nagorno-karabakh>，访问时间：2025 年 9 月 6 日。

③ Bashir Kitachayev, “Why Is Azerbaijan Ramping up Tensions with Russia?”. <https://carneegieendowment.org/russia- Eurasia/politika/2025/07/azerbaijan-russia-arguments?lang=en>，访问时间：2025 年 9 月 6 日。

④ Ani Avetisyan, “Russian Border Guards Gone from Yerevan Airport”. <https://eurasianet.org/russian-border-guards-gone-from-yerevan-airport>，访问时间：2025 年 9 月 6 日。

⑤ “Leaving CSTO More Likely Than Defreezing Membership, Says Armenian PM”. <https://www.civilnet.am/en/news/963711/leaving-csto-more-likely-than-defreezing-membership-says-armenian-pm/>，访问时间：2025 年 9 月 6 日。

（二）土耳其地区影响力的大幅提升

第二次纳卡冲突后，土耳其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显著增强^①。土耳其的有限军事参与以及与俄罗斯高层对话的通畅，促成了两国在冲突期间的有效合作。尽管未能向冲突地区派遣本国维和部队，但土耳其通过和俄罗斯联合设立停火监督中心，正式确立了自身在战后新秩序中的重要地位^②。同时，土耳其与阿塞拜疆的国防和经济联盟关系日益强化。2021年6月，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重要城市舒沙签署《舒沙宣言》，将双边关系水平正式提升至联盟级别^③。此后，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军事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仅在2022年，两国就举行了二十多次联合军事演习，并为2023年纳卡军事行动的压倒性胜利奠定了基础^④。在武器采购、军队建设和战术培训方面的广泛合作，使得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关系逐渐从“一个民族，两个国家”转向“一支军队，两个国家”。在经贸方面，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合作也取得了显著进展。除了前述的能源管道项目，两国的双边贸易额逐年增长，从2020年的45亿美元增加至2024年的61.27亿美元，土耳其已经成为阿塞拜疆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意大利^⑤。此外，阿塞拜疆还积极邀请土耳其参与纳卡地区的重建。截至2024年5月，土耳其公司在纳卡地区的投资总额已达40亿美元，涉及50多个投资项目^⑥。

① Emil Avdaliani, *New World Order and Small Regions: The Case of South Caucasus*.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2022, p. 108.

② Hasan Selim Özertem, “Turkish – Russian Rela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Six – Week War in the Caucasus”.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turkish-russian-relations-before-and-after/?sphrase_id=1696728,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30日。

③ 宣言明确指出，两国将共同推动在军事、能源、交通、经济及人道主义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宣言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双方强调建立安全共同体，承诺在任何一方的国家主权遭受威胁或攻击时，采取联合行动。

④ Cavid Veliyev, “Azerbaijan – Türkiye Military Cooperation: One Nation, One Army”. <https://www.dailysabah.com/opinion/op-ed/azerbaijan-turkiye-military-cooperation-one-nation-one-army>,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7日。

⑤ “Top Trade Partners: Azerbaijan”. <https://www.caspianpolicy.org/research/infographics/top-trade-partners-azerbaijan/>,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7日。

⑥ “PM Asadov: Turkish Companies Are Implementing Projects Worth \$4 Billion in Karabakh”. <https://report.az/en/business/pm-asadov-turkish-companies-are-implementing-projects-worth-4-billion-in-karabakh/>,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7日。

（三）被边缘化趋势下伊朗面临多重安全威胁

第二次纳卡冲突爆发后，鲁哈尼政府尝试通过穿梭外交促成停火协议，但并未取得显著成效^①。2020 年 11 月 9 日，由俄罗斯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将伊朗排除在外。尽管如此，伊朗依然支持停火协议，并表示有意愿与俄罗斯一同参与长期调解进程，如协助俄罗斯在纳卡接触线部署维和部队^②，但俄方并未对此作出正式回应。阿塞拜疆与土耳其签署的《舒沙宣言》，以及与俄罗斯签署的《联盟协作宣言》^③，加深了三国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战略联系，并将伊朗进一步排除在地区安排之外。

针对 2023 年纳卡军事行动，伊朗重申了支持阿塞拜疆收复纳卡地区的立场，同时明确反对破坏亚美尼亚领土完整的行为。对伊朗而言，亚美尼亚战败、俄罗斯在该地区影响力减弱、俄亚关系恶化，以及阿土联盟在南高加索地区影响力上升，标志着传统地区秩序被彻底打破。这一变化不仅限制了伊朗在该地区的政策选择，削弱了其在新地区格局中的战略作用，也加深了伊朗的多重安全忧虑，包括泛突厥主义对境内阿塞拜疆族群的影响，土耳其在该地区的长期军事存在，以及北约可能进一步扩张的威胁。与此同时，随着俄阿关系升温，阿塞拜疆得以顺利通过武力收复纳卡，而未遭遇任何实质阻碍，这使伊朗愈发担心阿塞拜疆可能借助武力进一步夺取关键性的“赞格祖尔走廊”，从而对伊朗的边界完整构成直接威胁。在伊朗看来，俄乌冲突后，由于在欧洲能源与交通走廊中的战略位置，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而俄罗斯在南高加索新格局中对伊朗的忽视，则表明俄更加重视其与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在该地区的共同利益，与伊朗的合作空间可能逐渐缩小。

① “Araghchi Held ‘Very Good’ Talks during Regional Tour: Zarif”. <https://tehrantimes.com/news/454169/Araghchi-held-very-good-talks-during-regional-tour-Zarif>,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2 日。

② “Iran Welcomes Russian-brokered Peace Deal between Azerbaijan, Armenia”. <https://tehrantimes.com/news/454507/Iran-welcomes-Russian-brokered-peace-deal-between-Azerbaijan>,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2 日。

③ Heydar Isayev and Joshua Kucera, “Ahead of Ukraine Invasion, Azerbaijan and Russia Cement ‘Alliance’”. <https://eurasianet.org/ahead-of-ukraine-invasion-azerbaijan-and-russia-cement-alliance>,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3 日。

（四）潜在的以色列—阿塞拜疆—美国三边合作

第二次纳卡冲突后，以色列和阿塞拜疆之间战略联盟的加深导致伊朗和阿塞拜疆之间关系紧张。伊朗认为，以色列正在鼓励获胜的阿塞拜疆采取军事冒险主义，从而进一步挑战伊朗的地缘政治利益。伊朗还担忧以色列公司在纳卡地区的积极参与，将为以色列开展针对伊朗的间谍活动提供便利条件。2022年9月，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临时边界发生冲突后，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本尼·甘茨（Benny Gantz）访问了阿塞拜疆，并签署了多项军事和安全合作协议^①。2023年3月，阿塞拜疆首次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开设大使馆，成为首个在以色列开设大使馆的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同时，以色列还提出了与阿塞拜疆建立统一战线以应对伊朗的威胁性言论^②。在2023年9月军事行动前，阿塞拜疆大幅增加了从以色列的武器进口。在军事行动的几周内，阿塞拜疆军用运输机频繁往返以色列南部空军基地和巴库，为军事行动提供了充足的装备支持^③。

2023年10月7日加沙冲突的爆发使阿塞拜疆在处理与以色列关系时陷入了两难境地。为维护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以及与土耳其、巴基斯坦的关系，阿利耶夫政府一方面在与以色列相关的事务中采取了更加低调和谨慎的态度，但并未动摇与以色列发展战略关系的意愿^④。2023年10月底，阿塞拜疆与以色列达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能源协议，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SOCAR获得了地中

① “Israel, Azerbaijan Sign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al”. <https://english.aawsat.com/home/article/3912991/israel-azerbaijan-sign-military-and-security-deal>,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9日。

② “Tehran Accuses Azerbaijan of Allying with Israel and Sends Note to Baku; Azerbaijan Harshly Responds”. <https://caucasuswatch.de/en/news/tehran-accuses-azerbaijan-of-allying-with-israel-and-sends-note-to-baku-azerbaijan-harshly-responds.html>,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9日。

③ Isabel Debre, “Israeli Weapons Quietly Helped Azerbaijan Retake Nagorno – Karabakh—Sources, Data”.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i-weapons-quietly-helped-azerbaijan-retake-nagorno-karabakh-sources-data/>,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9日。

④ Vali Kaleji, “Challenges in Azerbaijani – Israeli Strategic Relationship After October 7”.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challenges-in-azerbaijani-israeli-strategic-relationship-after-october-7/>,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9日。

海巨型利维坦油田北部地区的天然气勘探许可证^①。2025 年 2 月，SOCAR 收购了以色列塔玛气田（Tamar）10% 的股权^②。另一方面，阿塞拜疆还试图在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进行调解，以促进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战略对话。阿塞拜疆最高外交政策顾问哈吉耶夫（Hikmet Hajiyev）证实，截至 2025 年 6 月，巴库已主办了三轮以上的以土会谈^③。

此外，自 2025 年以来，阿塞拜疆和以色列国内关于深化阿塞拜疆、以色列、美国三边合作的讨论持续升温。2025 年 3 月 6 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宣布，以色列正与美国讨论进一步加强三边关系^④。同时，数十位知名拉比致信特朗普，呼吁将阿塞拜疆纳入《亚伯拉罕协议》^⑤。3 月 14 日，为推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和平协议的达成，特朗普总统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Steve Witkoff）访问了巴库。8 月 8 日，美国成功斡旋两国草签和平协议，并获得了“赞格祖尔走廊”的独家开发权^⑥。这一最新进展为进一步加强阿塞拜疆、以色列、美国在南高加索地区的三边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① Ari Rabinovitch and Steven Scheer, “Israel Awards Gas Exploration Licences to Eni, BP and Four Others”.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israel-awards-gas-exploration-licences-eni-bp-four-others-2023-10-29/>,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9 日。

② “Azerbaijan’s State Oil Co. to Buy Tamar Offshore Gas Stake”. https://www.jpost.com/business-and-innovation/energy-and-infrastructure/article-840413#google_vignette, 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26 日。

③ “Azerbaijan Engaged in Quiet Diplomacy between Turkey and Israel to Defuse Syria Tensions”.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azerbaijan-engaged-in-quiet-diplomacy-between-turkey-and-israel-to-defuse-syria-tensions/>, 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26 日。

④ Vasif Huseynov, “Azerbaijan, Israel, and United States Seek Trilateral Cooperation Format”.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zerbaijan-israel-and-united-states-seek-trilateral-cooperation-format/>, 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26 日。

⑤ “Prominent Rabbis Appeal to Trump: Include Azerbaijan in Abraham Accords”. <https://www.jpost.com/international/article-845621>, 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26 日。

⑥ “Azerbaijan and Armenia Sign Peace Deal at White House that Creates a ‘Trump Route’ in Regio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5/aug/09/azerbaijan-and-armenia-sign-peace-deal-at-white-house-that-creates-a-trump-route-in-region>, 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25 日。

三 关键跨境运输走廊背后的大国博弈

第二次纳卡冲突后的地区新秩序，还与关键跨境运输通道的建设紧密相关。俄乌冲突的持续以及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严重阻滞了俄欧之间的货运往来，也使替代运输线路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此背景下，2020 年停火协议中关于解除交通封锁的条款成为战后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一经由亚美尼亚南部休尼克地区、连接阿塞拜疆本土与纳希切万飞地的通道，被阿塞拜疆称为“赞格祖尔走廊”。尽管它全长仅约 40 公里，但因独特的区位优势而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意义，或将重塑南高加索及整个欧亚地区的交通网络和能源布局。新的运输通道不仅牵动南高加索各国的利益，也将直接影响俄罗斯、伊朗与土耳其的战略空间，而美国的近期介入更是为这一项目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一）“赞格祖尔走廊”争议的来源

在阿塞拜疆史学叙述中，“赞格祖尔”（Zangezur）一词源自古突厥语地名。其中，“赞吉”（Zangi）指代的是一个古代突厥部落的名称，而“祖尔”（Sur/Zur）在古突厥语中意为“山”。历史上，“赞格祖尔”指代的地区包括现今亚美尼亚共和国休尼克省的戈里斯区、锡西安区、卡潘区和梅格里区，以及阿塞拜疆共和国的拉钦区、古巴德利区和赞格兰区。这片广阔的区域被阿塞拜疆视为其自古以来的领土。1920 年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宣布赞格祖尔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争议领土。随后，赞格祖尔西部地区被划归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①。从历史叙述来看，“赞格祖尔”一词带有鲜明的领土—主权意味，因而常被阿塞拜疆用来强化其对亚美尼亚南部的历史叙事与权利主张。

根据 2020 年 11 月的停火协议，阿塞拜疆承诺保障拉钦走廊沿线公民、车辆和货物双向交通的安全。同时，亚美尼亚需确保阿塞拜疆本土与其飞地纳希切万

^① 参见 Musa Quliyevin, *Zəngəzur: Uzaq keçmişdən müasir dövrə qədər*, Bakı: NURLAR Nəşriyyat – Poligrafiya Mərkəzi, 2016; Naila Velihanly, “Some of the Historiographical Problems of Zangezur’s History”, *Review of Armenian Studies*, No. 45, 2022, pp. 107 – 126; “Zangezur – Historical Azerbaijani Land”. <https://aztc.gov.az/en/posts/id:1310>, 访问时间: 2024 年 12 月 10 日。

之间跨越亚美尼亚南部的通道实现公民、车辆和货物双向畅通无阻^①。这一通道被阿塞拜疆称为“赞格祖尔走廊”。各方的分歧集中在该路线是否应具有治外法权性质。阿塞拜疆引用停火协议中“畅通无阻”一词，主张赞格祖尔走廊不受亚美尼亚的主权管辖。亚美尼亚坚持否认该路线的治外法权性质，并拒绝使用“赞格祖尔走廊”一词，改以“休尼克走廊”或“梅格里铁路”指代^②。

用“赞格祖尔走廊”换取纳卡地区主权的设想最早于 1992 年由美国欧亚问题专家、前外交官保罗·戈布尔（Paul Goble）提出，随后土耳其于同年提出了“双走廊概念”。2001 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当局在明斯克小组框架下就“土地换和平”计划（Land Swap Peace Plan）进行谈判^③。根据该计划，阿塞拜疆将承认亚美尼亚对纳卡地区的主权，亚美尼亚则将与伊朗接壤的休尼克省部分地区的主权移交给阿塞拜疆，这意味着切断伊朗与亚美尼亚的陆地边界。由于两国国内反对，该计划未能实现。

实际上，赞格祖尔走廊的路线与苏联时期连接阿塞拜疆与纳希切万、穿越亚美尼亚南部梅格里地区的铁路线重合^④。阿塞拜疆称赞格祖尔走廊计划将重建苏联时期的南线铁路，并修建一条平行的高速公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就重建铁路路线达成一致，并同意遵守海关出入境的相关规定。然而，阿塞拜疆主张高速公路不应设置任何边境海关或检查站，而亚美尼亚则强调必须维护国家主权。

（二）各方对赞格祖尔走廊的不同立场

从地缘政治与经济影响来看，土耳其和阿塞拜疆是赞格祖尔走廊计划的直接

① “Document: Full Text of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Leaders of Russia, Armenia and Azerbaijan”. <https://www.commonspace.eu/news/document-full-text-agreement-between-leaders-russia-armenia-and-azerbaijan>,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10 日。

② “Armenia Envoy Says Yerevan Won’t Give Any Route to Anyone”. <https://tehran.times.com/news/479741/Armenia-envoy-says-Yerevan-won-t-give-any-route-to-anyone>,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10 日。

③ Orhan Gafarli, “Russia’s Role in the Karabakh Conflict”, in M. Hakan Yavuz and Michael M. Gunter, eds.,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1st ed. London: Routledge, 2022, p. 354.

④ 南部铁路线从巴库出发，经过富祖利区（Fuzuli District）的霍拉迪兹（Horadiz）和赞吉兰区（Zangilan District）的阿格班德（Aghbend），沿亚美尼亚与伊朗边境延伸至纳希切万。另有一条北部铁路线连接巴库与阿塞拜疆西北部的加萨赫（Gazakh），并经由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通向纳希切万。由于第一次纳卡冲突，这两条铁路均被切断，至今仍未重建。

受益者。第二次纳卡冲突后，阿塞拜疆多次强调西南地区急需快速实现经济复苏，而赞格祖尔走廊无疑将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对阿塞拜疆而言，该走廊使其无需绕道伊朗或格鲁吉亚，即可实现与飞地纳希切万的直接连接，减少对邻国过境和能源供应的依赖。对土耳其而言，该走廊将提供一条直通阿塞拜疆本土的陆路交通线，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土耳其与阿塞拜疆之间的经济联系。与此同时，土耳其长期面临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该走廊的建设将为毗邻阿塞拜疆边境的东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此外，赞格祖尔走廊将大大增强土耳其所提出的连接中国与欧洲的中间走廊的战略潜力，尤其是在俄乌冲突后，其地缘政治重要性愈加凸显。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11月纳卡三方协议签署、走廊设想被正式提出之前，土耳其政府就已开始进行相关部署。2012年，时任总理的埃尔多安公布了修建伊迪尔至纳希切万铁路的计划，该线路作为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BTK）铁路的一条支线，体现了土耳其在地区互联互通布局中的前瞻性考量^①。

对亚美尼亚和西方来说，在亚美尼亚南部建立一条具有主权属性的交通路线更符合自身利益。首先，这一通道对于缓解亚美尼亚的地缘经济孤立、振兴休尼克地区的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苏联时期，外高加索铁路曾连接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通往俄罗斯，但自纳卡冲突爆发以来，亚美尼亚与俄罗斯之间的铁路运输中断，经由纳希切万连接伊朗的线路也被切断。目前，亚美尼亚缺乏一条安全、可持续的通往俄罗斯的陆路，唯一可用的选择是经由格鲁吉亚的一条300公里的公路。因此，打通该走廊将为亚美尼亚提供连接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伊朗的铁路通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地缘孤立。此外，亚美尼亚曾于2017年在南部休尼克地区的梅格里设立自由经济区，期望通过与伊朗阿拉斯自由贸易区的对接，吸引伊朗企业利用亚美尼亚领土作为进入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市场的平台^②。然而，由于缺乏关键铁路基础设施等因素，该特区始终未能真正启动。亚美尼亚学者普遍认为，完善交通走廊与物流体系将显著提升梅格里自由经济区的

① “Kars - Igdir - Nakhchivan Railway Project Is under Development, Turkish Transport Minister”. https://azertag.az/en/xeber/kars_igdir_nakhchivan_railway_project_is_under_development_turkish_transport_minister-610299, 访问时间：2025年9月12日。

② “Armenian Government Okays Construction of Free Economic Zone in Meghri”. https://arka.am/en/news/business/armenian_government_okays_construction_of_free_economic_zone_in_meghri/?sphrase_id=10046766, 访问时间：2025年9月6日。

成功概率^①。考虑到俄乌冲突对经由俄罗斯的北部走廊的影响，欧盟和美国都支持亚美尼亚提出的“和平十字路口”倡议。尽管如此，西方还强调各国应对穿越其领土的走廊部分保持主权控制，反对第三国维和部队的介入^②。不少亚美尼亚学者也认为，建立赞格祖尔走廊所带来的地缘经济利益不足以抵消其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甚至可能使亚美尼亚面临主权丧失的危险。与南部线路相比，重建北部铁路线被认为更符合亚美尼亚的国家利益^③。这一观点的论据之一是，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媒体多次报道有关在亚美尼亚休尼克省及其他地区建立所谓“戈克恰—赞格祖尔共和国”（Goycha – Zangazur Republic）的计划^④。虽然这些报道并无官方依据，但可被认为是向亚美尼亚施加外交压力、迫使其接受“赞格祖尔走廊”的一种工具。

对俄罗斯而言，赞格祖尔走廊的前景直接关乎其在南高加索的角色与地位，因此成为俄罗斯政府高度关注的议题。一方面，在西方制裁的背景下，该走廊契合俄罗斯对稳定替代线路的迫切需求。目前，俄罗斯通往亚美尼亚的现有通道面临多重制约：格鲁吉亚公路在冬季难以通行，俄格关系紧张也造成跨境障碍。在此情况下，赞格祖尔走廊不仅能为俄罗斯提供一条绕过格鲁吉亚通往亚美尼亚的稳定通道，还可确保与土耳其陆路连通。另一方面，根据 2020 年三边停火协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边防部门被授权监管阿塞拜疆西部与纳希切万之间的交通，而协议中规定的俄方维和部队部署进一步巩固了其对南高加索交通枢纽的掌控^⑤。

① “Meghri’s Free Zone: A Forgotten Project with a Second Chance?”. <https://caspianpost.com/analitics/meghri-s-free-zone-a-forgotten-project-with-a-second-chance>, 访问时间：2025 年 9 月 6 日。

② Stephen Blank, “Armenia Must Build the Zangezur Corridor”.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armenia-must-build-zangezur-corridor-204894>,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16 日。

③ Garen Nazarian, “The Meghri Corridor: A Viable Transport Link or Geopolitical Noose?”. <https://evnreport.com/politics/the-meghri-corridor-a-viable-transport-link-or-geopolitical-noose/>,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16 日。

④ “The Rise and Fall of Azerbaijan’s ‘Goycha – Zangazur Republic’”. <https://eurasianet.org/the-rise-and-fall-of-azerbaidjans-goycha-zangazur-republic>, 访问时间：2025 年 9 月 6 日。

⑤ Vasif Huseynov, “Zangazur Corridor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Post – War Regional Cooperation Projects in the South Caucasus”.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zangazur-corridor-is-the-cornerstone-of-the-post/?sphrase_id=1688359,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16 日。

在这一框架下，赞格祖尔走廊作为国际南北运输走廊与中间走廊的潜在交汇点，不仅为俄罗斯拓展通往伊朗的通道提供可能，也有助于其增强对中间走廊的影响力，从而进一步稳固其在南高加索的关键地位。此外，建立赞格祖尔走廊符合土耳其、阿塞拜疆和俄罗斯的共同利益，并将进一步巩固三国在第二次纳卡冲突后地区新秩序中的战略合作。

在地区内外各国中，伊朗是最反对建立赞格祖尔走廊的国家之一，也是建立该走廊的主要障碍。首先，在地缘经济层面，伊朗认为赞格祖尔走廊的建立将切断其与亚美尼亚的陆地联系。一直以来，伊朗将亚美尼亚视为进入俄罗斯及其他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门户，而赞格祖尔走廊将削弱伊朗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地理联系。其次，在过境通道层面，作为中间走廊的一部分，赞格祖尔走廊将降低国际南北运输走廊的战略意义，并减少纳希切万飞地对伊朗的过境需求和能源依赖，削弱伊朗作为重要过境国的竞争优势。此前，土耳其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依赖经由俄罗斯和伊朗的卡车运输^①，因此，走廊建成可能减少伊朗从土耳其获得的过境收入。再次，在国家安全层面，伊朗担忧阿塞拜疆可能以武力争夺或逐步吞并亚美尼亚南部地区，并在伊朗北部边境建立一个战略缓冲区^②。最后，在大国博弈层面，伊朗认为，赞格祖尔走廊的建立将进一步打破南高加索地区的力量平衡。

自2020年停火以来，在土耳其的支持下，阿塞拜疆屡次试图推进赞格祖尔走廊计划。2021年1月，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俄罗斯成立三方工作小组，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和交通畅通^③。2月，阿塞拜疆开始着手重建自霍拉迪兹到阿格

① Cavid Veliyev, “Iran’s Frustrations With the Zangezur Corridor”,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 19, No. 140, 2022.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irans-frustrations-with-the-zangezur-corridor/>,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18日。

② Vali Kaleji, “Iran’s Perceptions and Concerns of Border Tensions Between Armenia and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iran-s-perceptions-and-concerns-of-border-tensions/?sphrase_id=1700219,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18日。

③ “Trilateral Statement of the Leaders of Azerbaijan, Russian Federation and Armenia of January 11, 2021”. <https://mfa.gov.az/en/category/end-of-the-conflict-in-november-2020-and-post-conflict-situation/trilateral-statement-of-the-leaders-of-azerbaijan-russian-federation-and-armenia-of-january-11-2021>,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16日。

班德的铁路线^①。4 月，阿利耶夫威胁将使用武力建立赞格祖尔走廊^②。尽管围绕该走廊的主权分歧仍未解决，但在俄罗斯和欧盟的推动下，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于 2022 年 1 月成立了工作组，负责重建叶拉斯赫—朱勒法—梅格里—霍拉迪兹铁路^③（Yeraskh – Julfa – Meghri – Horadiz railway）。由于资金短缺和国内分歧等问题，亚美尼亚的梅格里铁路至今进展甚微。2022 年 3 月，为推进赞格祖尔走廊的替代方案并向亚美尼亚施压，阿塞拜疆与伊朗达成协议，通过伊朗领土建设新的交通和电力供应线路，以连接阿塞拜疆的东赞格祖尔经济区^④和纳希切万^⑤。2023 年初，在推进与亚美尼亚和平谈判的背景下，阿塞拜疆曾短暂放弃公开要求建设该走廊的提案。9 月军事行动后不久，通过伊朗连接阿塞拜疆本土和纳希切万的替代路线动工，赞格祖尔走廊项目被暂时搁置^⑥。10 月，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提出了“和平十字路口”倡议（Crossroads for Peace Initiative），主张在国际法框架内开放合法边界，重建苏联时代的跨境公路和铁路，并尊重所经过国家的完全主权^⑦。2024 年 1 月，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重申对赞格祖尔走廊的

① Vafa Ismayilova, “Azerbaijan to Commission Horadiz – Aghband Railway in 2023”. <https://www.azernews.az/nation/186849.html>,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16 日。

② Ani Avetisyan, “Aliyev Threatens to Establish ‘Corridor’ in Armenia by Force”. <https://oc-media.org/aliyev-threatens-to-establish-corridor-in-armenia-by-force/>,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16 日。

③ “Armenian Prime Minister Sets Up Working Group to Deal with Resumption of Railway from Armenia to Azerbaijan”. https://arka.am/en/news/economy/armenian_prime_minister_sets_up_working_group_to_deal_with_resumption_of_railway_from_armenia_to_aze/,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16 日。

④ 该经济区于 2021 年 7 月成立，位于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边境，是阿塞拜疆 14 个经济区之一，涵盖卡尔巴贾尔、拉钦、库巴德利、赞吉兰和贾布拉伊尔等地区。

⑤ Orkhan Jalilov, “Azerbaijan to Establish New Communication Links with Iran”. <https://caspiannews.com/news-detail/azerbaijan-to-establish-new-communication-links-with-iran-2022-3-13-0/>,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10 日。

⑥ Heydar Isayev, “Azerbaijan – Iran Normalization on the Horizon”. <https://eurasianet.org/azerbaijan-iran-normalization-on-the-horizon>,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10 日。

⑦ “Pashinyan Presents ‘Crossroads of Peace’ Project at Tbilisi Forum”. <https://www.panorama.am/en/news/2023/10/26/Pashinyan-Tbilisi-forum/2917236>,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10 日。

需求，并呼吁俄罗斯维和部队保障交通安全^①。

面对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在赞格祖尔走廊问题上的频繁试探，伊朗选择通过外交警告和武力威慑，明确地向地区内外国家宣示自己在南高加索地区的红线。这一举措进一步恶化了伊朗与阿塞拜疆的双边关系，并使其陷入反复波动的局面。尽管如此，莱西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安全姿态并未使两国的紧张局势升级为全面冲突，双方仍显示出稳定地区局势、避免冲突升级的意愿^②。2023年7月5日，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在不结盟运动高层会议间隙，与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举行了会谈，为两国在长达近两年的紧张对峙后实现双边外交正常化奠定了良好基础。10月9日，伊朗与阿塞拜疆就建设连接阿塞拜疆西部与纳希切万的过境路线（“阿拉斯走廊”）达成一致，并启动了阿拉斯河大桥的奠基仪式^③。尽管如此，阿塞拜疆对阿拉斯走廊的实际态度尚不明确，且依然将赞格祖尔走廊视为其长期战略目标^④。2024年8月，俄罗斯官方针对赞格祖尔走廊发表的争议性言论引发了伊朗的强烈抗议^⑤。

伊朗将俄罗斯对赞格祖尔走廊的支持态度视为进一步削弱伊朗地区影响力的举措。与此前相对低调的态度相比，自2024年起，俄罗斯开始更加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对该走廊建设的支持。2024年8月，在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访问阿塞拜疆的同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公开谴责亚美尼亚未遵守停火协议中关于赞格祖尔

① “Ilham Aliyev Was Interviewed by Local TV Channels”. <https://president.az/en/articles/view/63017>,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10日。

② Emil Avdaliani, “Azerbaijan and Iran Seek Common Ground Amid Regional Tensions”.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zerbaijan-and-iran-seek-common-ground-amid-regional-tensions/>,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24日。

③ Ismi Aghayev, “Azerbaijan Begins Construction of Corridor to Nakhchivan through Iran”. <https://oc-media.org/azerbaijan-begins-construction-of-corridor-to-nakhchivan-through-iran/>,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24日。

④ Vali Kaleji, “Is the Aras Corridor an Alternative to Zangezur?”.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788-is-the-aras-corridor-an-alternative-to-zangezur?.html>,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24日。

⑤ Ata Mahamad, “Zangezur Corridor: Russia and Iran in Conflict over Caucasus Link”. <https://iranwire.com/en/politics/133729-zangezur-corridor-russia-and-iran-in-conflict-over-caucasus-link/>,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24日。

走廊的条款^①。对此，伊朗向俄罗斯外交部发出了抗议照会，并召见了俄罗斯驻德黑兰大使^②，这是伊朗首次在赞格祖尔走廊问题上公开批评俄罗斯。

（三）从“赞格祖尔走廊”到“特朗普走廊”：地区秩序重塑中的新趋势

美国的最新介入成为打破赞格祖尔走廊僵局的关键。2025 年 8 月 8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成功斡旋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草签和平协议。根据美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亚美尼亚承诺授予美国对赞格祖尔走廊 99 年的独家开发权，并与阿塞拜疆一同将其命名为“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路线”（后称“特朗普走廊”）^③。美国计划将这块土地转租给国际财团，由后者对这条约 40 公里长的走廊进行商业开发。“特朗普走廊”巧妙地平衡了阿亚双方的核心需求。根据美国的声明，新的交通走廊将“在尊重亚美尼亚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同时，实现两国之间畅通无阻的互联互通”^④。该路线规划涵盖公路、铁路、油气管道以及光纤线路。

美国主导交通走廊将增强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战略自主性，促进南高加索地区的交通和能源互联互通，为该地区摆脱地缘博弈的长期制约、实现经济繁荣与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另一方面，美国的商业与政治存在将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安全保障者地位，美国并可能与以色列、阿塞拜疆一道对伊朗北部边境形成潜在的战略包围。与此同时，“特朗普走廊”也加强了伊俄两国在排除域外势力干预上的共同利益。在美国介入之前，基于 2020 年停火协议规划的

① “Russia Puzzled by Armenia’s Resistance to Logistics Corridor Agreements”. https://azertag.az/en/xeber/russia_puzzled_by_armenias_resistance_to_logistics_corridor_agreements-3144010,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18 日。

② “Iran Summons Russian Envoy to MFA for Moscow’s Supporting Zangazur Corridor”. <https://en.apa.az/domestic-policy/iran-summons-russian-envoy-to-mfa-for-moscows-supporting-zangazur-corridor-447100>,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18 日。

③ “Azerbaijan and Armenia Sign Peace Deal at White House that Creates a ‘Trump Route’ in Regio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5/aug/09/azerbaijan-and-armenia-sign-peace-deal-at-white-house-that-creates-a-trump-route-in-region>, 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25 日。

④ “Joint Declaration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the Outcomes of Their Meeting in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www.primeminister.am/en/press-release/item/2025/08/09/Nikol-Pashinyan-visit-US-declaration/>, 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25 日。

赞格祖尔走廊符合俄罗斯的利益。然而，美国的商业介入将削弱俄罗斯对该地区的传统影响力，增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相对于俄罗斯的自主性。对伊朗而言，在美伊对抗的大背景下，美国在南高加索地区的长期存在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走廊”的推进将深化美国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合作，进一步挤压伊朗在北部地区的战略空间。更为重要的是，潜在的以色列、阿塞拜疆、美国三边合作将加剧伊朗面临的安全威胁，甚至可能使南高加索成为美伊对抗的新战场。

目前，俄罗斯对美国斡旋推动的和平协议持谨慎欢迎态度，并未反对“特朗普走廊”的实施，而是更侧重于保障自身在地区新格局中的核心利益。俄方明确划定了三条红线，一是阿亚和解进程必须置于地区整体背景下考量，警告外部势力不应过度干预。二是强调2020年达成的停火协议依然具备法律效力，这为俄罗斯参与过境走廊相关事务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三是指出亚美尼亚需履行在欧亚经济联盟过境相关条款下的义务，欲依托欧亚经济联盟的制度框架，限制埃里温政府在推进相关互联互通项目时的自主行动空间^①。此外，俄罗斯在亚美尼亚的军事存在以及对亚美尼亚天然气供应的垄断地位，同样是其施加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在“特朗普走廊”问题上，伊朗所拥有的施压杠杆明显弱于俄罗斯，因此在地区博弈中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目前，伊朗虽对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草签和平协议表示欢迎，却强烈反对“特朗普走廊”的提议。在法律层面，伊朗援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相关条款，强调任何可能影响伊朗边境安全或贸易路线的计划，均需获得伊朗方面的正式批准；在外交层面，伊朗致力于强化与亚美尼亚的双边合作关系，同时加大对亚美尼亚的外交施压力度。2025年8月19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对亚美尼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发展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对此，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明确表示，亚美尼亚将充分尊重伊朗在走廊问题上的核心关切^②。此外，伊朗还试图协调与俄罗斯在该问题上的共同立场。8月16日，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欧亚经济联盟峰会期间，俄罗斯总理米

^① Denis Cenus, “Russia’s Strategy Amid Trump’s Mediation Breakthrough in the South Caucasus”. <https://www.gssc.lt/en/publication/russias-strategy-amid-trumps-mediation-breakthrough-in-the-south-caucasus/>, 访问时间：2025年8月25日。

^② “South Caucasus Route Takes Center Stage in Iran – Armenia Talks as Two Sides Plan Strategic Pact”. <https://www.tehrantimes.com/news/516974/South-Caucasus-route-takes-center-stage-in-Iran-Armenia-talks>, 访问时间：2025年8月25日。

哈伊尔·米舒斯京与伊朗第一副总统穆罕默德·礼萨·阿雷夫（Mohammad Reza Aref）举行会晤。阿雷夫在会谈中重申了伊朗反对外国干涉地区地缘政治的立场，并表示地区国家可以自行解决安全与稳定问题^①。

目前来看，阿亚两国的持久和平与“特朗普走廊”的落实仍面临不确定性。首先，阿塞拜疆要求亚美尼亚从其宪法序言中删除提及 1990 年《独立宣言》的内容，该宣言引用了苏联时期亚美尼亚和纳卡自治州当局呼吁亚美尼亚与纳卡统一的决议。根据亚美尼亚法律，宪法序言的修改必须通过全民公投。然而，这一修宪要求在亚美尼亚国内遭遇了巨大的政治和民意阻力。其次，新走廊的实际推进存在不确定性。其混合法律结构需要协调三种不同的监管框架：亚美尼亚的领土主权法、美国的开发合同法以及能源运输的国际标准。这构成了重大的监管挑战，也使得投资者面临复杂的法律环境和外交阻力。目前，虽然已签署协议，明确将组建国际财团，但具体哪些美国公司将主导新运输走廊的建设，以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其中的参与程度和方式，仍未明晰。

俄罗斯和伊朗的相关立场也将影响“特朗普走廊”的未来发展。在俄乌冲突的持续牵制下，俄罗斯无法继续维持在南高加索地区的传统主导地位，因此倾向于接受“特朗普走廊”的提议，同时寻求保障在新走廊的战略存在和核心利益。与俄罗斯不同，伊朗无法接受美国在其北部边境地区的商业和政治存在，特别是面对可能形成的美国、以色列和阿塞拜疆三边合作对其构成的战略威胁。但考虑到自加沙冲突以来，伊朗在中东地区面临的局势愈发艰难，特别是在与以色列爆发的“12 日战争”后，其地区影响力再次遭到削弱。在缺乏俄罗斯的支持下，伊朗难以仅凭自身力量阻止该走廊建设的实施。

结 语

总体来看，第二次纳卡冲突及随后的俄乌冲突显著改变了南高加索的地区秩序，在提升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独立性的同时，削弱了俄罗斯作为地区可靠安全保障者的地位。2025 年以来，在俄阿关系恶化的背景下，阿塞拜疆加快推进外

^① “Russia, Iran Discuss Rasht – Astara Railway as Moscow Signals Stance on ‘Trump Corridor’”. <https://www.tehrantimes.com/news/516809/Russia-iran-discuss-rasht-astara-railway-as-moscow-signals-stance>, 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25 日。

交多元化，并深化与土耳其、以色列、欧盟和美国的合作。同时，俄罗斯未能履行在纳卡地区的维和承诺，导致亚美尼亚与其渐行渐远，转而谋求与巴库达成长期和平并改善与土耳其的关系。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影响力的提升，以及亚美尼亚参与地区和解的趋势，进一步加深了伊朗在该地区的边缘化处境。

在俄罗斯和伊朗影响力衰落的同时，地区外行为体对南高加索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可能加剧地区多极化和碎片化趋势。在对俄制裁的背景下，欧盟急需绕开俄罗斯的运输路线并替代来自俄罗斯的能源供应，这凸显了南高加索作为地区交通与能源枢纽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随着以色列与阿塞拜疆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阿塞拜疆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潜在前景将使其成为以色列和美国在南高加索投射影响力的平台。以伊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潜在对抗还将加强该地区与中东地区的联系。2025年8月，美国的介入使地区格局的变化更具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特朗普走廊”为美国在南高加索乃至欧亚交通网络中扩大存在、深化同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系提供了新的抓手。

俄乌冲突的持续显著削弱了俄罗斯在南高加索的传统主导权，但凭借长期的军事存在、经济体量与既有政治影响力，俄罗斯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仍将是地区主要力量。伊朗受中东局势牵制，在南高加索的主动作为有限，将更趋于防御性应对。若美国持续介入地区事务，俄伊在具体议题上的分歧可能被一定程度淡化，双方开展战略协调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将随之上升。对俄罗斯而言，加强与伊朗的战略协作，并通过能源与军事存在维系对亚美尼亚的影响力，将是其提升地区存在、制衡域外干预的可行路径。对伊朗而言，争取俄方支持、加快国际南北运输走廊“拉什特—阿斯塔拉”段建设，是平衡以色列、阿塞拜疆和美国三边合作的重要抓手。需要注意的是，若俄罗斯为维护自身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在“特朗普走廊”或相关议题上对美国作出政治性让步，将进一步压缩伊朗的战略空间，俄伊关系亦将面临新的考验。

（责任编辑 胡冰）